



一把大刀抵茶钱

王道清

1935年12月21日,冬日阴雨和寒冷让湘黔古道雾气蒙蒙,山在雾里,路在雨中,给古道增添了神秘的色彩。

傍晚时分,武冈县千丘田瑶峒(今洞口县古楼乡古楼村内草界组)胡纯怡(生于1884年11月,殁于1948年4月)望着门前的大道忧心忡忡。这是从宝庆往洪江的古商道。两边山高林密,少有人烟。往日商贾通行,还算热闹。当年秋收以后,离家不远的丝茅界来了一窝土匪,不分白天黑夜,下山打家劫舍。本来山里住户不多,年成不好,收成也差。加之官匪勾结,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搞得怨声载道,人人自危。各路商人暂避祸殃,路上行人稀少。

岁末年尾了,总要留点粮食过年。为了躲避土匪,胡纯怡把粮食藏在山后面的地窖里,家里只留下几天的口粮。听说两天前土匪下山把人家的猪羊都赶走了,胡纯怡越想越怕,准备关门歇息。

忽然,从山下走过来五六个人,他们头戴斗笠,走走停停,不时观察周围的情况,不像是古道上的熟客。

胡纯怡脑壳嗡嗡叫:土匪来了!他马上关上门,拉上闩,透过门缝往外看。

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他们有枪!

领头的不仅有枪,背上还有一把大刀。待一队人到齐之后,“大刀”安排人去放哨,其余的站在屋檐下不走了。

这时雨越下越大。胡纯怡在门后面大气都不敢出,心里默念:快走,快走,快点走!

“嘭、嘭、嘭……”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人敲门了。

“师傅,师傅,请开门。”胡纯怡感到奇怪,土匪来了都是一脚踢开门,今天怎么变文雅了?听口音不像本地人。

胡纯怡家里有五个人,老婆、儿子胡扬奇和儿媳,还有小儿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开门吧。

胡纯怡轻轻拉开门,门外的一队人并不急着进来。那个背着枪,插着大刀的汉子面带微笑:“师傅,天快黑了,又下着雨,我们想在这里借宿一



胡休云收藏的红军大刀。

晚。”语气中显然是在征求意见。

胡纯怡心想: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难道敬酒不吃吃罚酒。只好叫大家进屋。

“大刀”环顾四周,告诉胡纯怡一家人:“我们是工农红军,是贺龙的队伍,你们不要怕,我们是保护劳苦大众的。”胡纯怡从古道上来往的客人口中听说过,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拉起穷人的队伍,在湘西山里势力很大。

背大刀的红军告诉胡纯怡,他也是贫苦农民出身,几年前跟着红军闹革命,红军是自己的队伍,叫他不要怕。胡纯怡看到他们说话和气,对一家人很有礼貌,慢慢地拉近了距离,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胡纯怡一家看到他们淋湿了衣服,又冻又饿,赶忙搬来劈柴,在堂屋里燃起一堆大火。又从屋后的地窖里翻出红薯、包谷、南瓜……放在火上烤,锅里煮。还特意煮了一鼎锅野生茶,让红军战士喝茶御寒。喝了茶水的红军战士连呼:“好茶,好茶!”胡纯怡告诉他们:“这种茶叶长在云雾缭绕的山上,品质很好,平时过路的客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恢复体力。如果大家喜欢,走的时候送一袋给你们。”

当天晚上,红军战士背靠背在火堆周围过夜。胡纯怡要他们上床睡,都不肯,胡纯怡就在火堆边陪他们。

“大刀”向胡纯怡了解周边的情况并向他讲述革命道理。胡纯怡如实地反映了生活的困难和当前的匪患。两人谈心到深夜,越谈越开心,越说越起劲。“大刀”告诉胡纯怡,他的家乡也产茶叶,会种茶制茶,等革命胜利了就到

这里来帮乡亲们种地种茶。虽然是一句玩笑,但是胡纯怡听了舒服。一问生辰八字,同大儿子是老庚。“大刀”握住胡纯怡的手:“老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队伍要出发了。“大刀”喊来一个小战士要他跟胡纯怡结算伙食账。胡纯怡塞给小战士一包茶叶:“如果你不嫌弃,就带在身上,自家产的,不值钱。小战士硬要给钱,胡纯怡坚决不收。

“大刀”看到胡纯怡实在不肯收钱,灵机一动,从背上取下大刀交到他手上:“这把大刀你收下,世事动乱,匪患无常,你留下防身。”

“大刀”看了一眼小战士手里的茶叶,转身对胡纯怡说:“吃了你家的粮食,还送了我们这么好的茶叶,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就用这把刀抵茶钱啦。”

胡纯怡看到对方言词恳切,感到无法推脱,只好双手接过大刀,依依不舍目送红军走向远方。

以后几天,红军大部队走过古道,胡纯怡一家烧好茶水在路边迎接。红军战士喝了茶后交口称赞,止渴,提神。

不知是土匪晓得红军送了大刀起到震慑作用,还是大刀是镇宅之宝,从此之后,再也没有土匪上门骚扰。

胡纯怡生前把大刀交给儿子胡扬奇,嘱咐他好好保管,世代相传。

1990年7月,胡扬奇在弥留之际,把儿子胡休云叫到床边,把大刀交到胡休云手上:红军大刀是传家宝,世代记住红军的好。

(根据胡休云口述整理)

神滩
晚读

郑艳琼

记忆停留在多年前,这条街有两个报刊亭,一大一小,相隔不远。那时,报刊亭还红红火火,四壁挂满琳琅满目的书报,连窗台也堆满了报纸。傍晚,报纸便可销售一空。足以可见那时人们对纸媒的喜欢。城边上这两个报刊亭,装点了这条街,提高了这条街的档次。每次路过,我都要去看看。那些年我也热衷买报刊,爱油墨香味。家里人也每日雷打不动必带两份报纸回来。楼下的牛奶箱和报箱装载着一家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街头报刊亭,曾是城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吹过它的风,都带着文化气息。不知道从何时起,报刊亭消失了,要寻找报刊亭,着实是一件难事。

我打开地图,离我最近的报刊亭在1.5公里外。我准备前往,仔细一看,才发现它已经停业。沮丧一点点袭来。

几年前,到厦门参加培训,晚餐后和同事一起外出,骑小黄车走过厦门的大街小巷,走不出多远就看到一个报刊亭,转过一条街又见一个。它是城市里的一泓清泉,很多都标注24小时开放,对这个城市的喜爱又增添了几分。夜晚放下手机,走出家门,将心灵交付这一方天地,该是何等的幸福。幸福的定义,不只是物质的充裕,更多的是心灵的安放。后来才知道,那一间间报刊亭不是普通的报刊亭,它有个好听的名字:“24小时自助图书馆”。不必多大,也不必装潢精致,有书就好。

那日看到文友去图书馆找他发表作品的报刊,受此启发,我决定前往报刊亭买一份报纸。刚好这个城市的报纸有我发表的文章,我笃信能买到,想象回家路上拿着报纸的欣喜。到小报刊亭一看,傻眼了,摆放报纸的地方堆满了香蕉,店主忙着给客人称香蕉。待她歇下来,我问道:“有没有报纸?”她说:“没有了。”我从她的话语里听到的信息是,以后也不会有报纸卖了。

网络时代,手机阅读挤压了纸媒空间,但我想纸媒会永远存在,年纪越大,网上、手机上看东西眼睛累,越是偏爱纸质文字。爱文字的人,和《查令十字街84号》里法兰克福和海伦一样,笃信珍贵的时光都在泛黄的书页和信纸上。

“无寻处,惟有少年心。”爱书,爱文字的那颗初心在,纸媒就在。一定会有坚守着的报刊亭在别处等我。报刊亭,下个路口见。

记忆中的报刊亭



晨曦

刘玉松
摄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父亲李峰鹏、母亲刘溪夫妇遗失女儿李悦煊出生医学证明,证号:T430213082,声明作废。

▲父亲肖飞、母亲肖红遗失儿子肖宇乐出生医学证明,证号:L430909545,声明作废。

洞口代办处

▲洞口县壹灸康理疗馆遗失洞口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市场监督管理所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0525MA7AWHFQ8B,特声明作废。